

潮头论剑

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

■（浙江）林慰胜

春分前，我和妹妹来到父母墓前祭拜。供桌上除了水果糕点，还放着一部刚出版的《林世堂文集》，这是同学们献给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一份厚礼。

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父母双双从甬城来到新昌。后来妹妹出世，他们就在乔桥里租房居住。接着父母准备把我也接到新昌上小学，我很是不愿。山道弯弯，那天木炭车在路上颠簸了五个多小时才到新昌。我昏昏沉沉地从车上下来，母亲马上买给我一筒酥香的春饼，看我吃得津津有味，父母相视而笑。秋风起，街上糖炒栗子飘香，父亲常会带些回来；母亲最爱嫩花生，煮上一锅，一家人大快朵颐。这些舌尖上的往事就成了我难忘的乡愁。

1958 年，父亲被发配去农场劳动。一天放学后我鬼使神差似地又来到了乔桥里，可我再也找不到亲爱的父亲。往常我转过拐角，就会看到妹妹在奶娘怀里向我摇着胖乎乎的小手，然后我们一起等父母回家。长长 20 年的思念和期盼，母亲苦苦守望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……

1978 年底，宁波有学校向父亲发出邀请，可父亲毅然回到了新昌。父亲情系大佛寺，他喜欢摇着新昌簪壳扇吟诵《陋室铭》；他不会忘记那年在奉化西坞农场时，学生潘幼君和赵梅皎这两个女孩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看望他，还送来亲手缝制的棉护膝；他还非常感激妹妹的妈妈，这是个淳朴的农妇，对妹妹倍加疼爱……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，他在《秋怀》诗中写道：“欣逢昭代中兴时，报国何愁鬓有丝。不教黑云笼禹城，长看旭日耀红旗。吴山越水皆宜画，秋菊春兰俱入诗。铁镐银锄五色笔，同心同德谱新词。”

父亲爱山城，山城人也从没忘记这个操着宁波口音，满腹经纶、上课风趣的语文老师。前年，新昌中学 81、82 届文科班的几个同学来到母亲的病榻前看望母亲，并希望将父亲的一些遗稿整理成书。经母亲同意，许多同学闻讯后纷纷解囊资助，还有许多人主动分担了文稿的打字工作，其实他们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。电子稿汇集后，吴宏富和其他几个同学熬了多个长夜仔细校对、勘误、编辑，其间还得到新昌中学高级中学正高级教师、浙江省特级教师董汀丰老师的鼎力帮助。

经过两年的努力，到 2017 年底，由吴宏富、金兰萍、潘林霞、张范增四个同学发起，81 届、82 届文科班和 80 届一班、二班部分同学为主，还有其他许多人共同参与的书稿整理，由陈百刚老师作序，一套三卷《林世堂文集》终于付梓成册。这凝聚了几代学生对父亲的敬爱与情义，我们家属当永远铭记、感谢。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父亲一生安贫乐道，辛勤育桃李，潜心做学问。可喜的是，“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；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”（战国·荀况《荀子》）我想，父亲定会含笑九泉。

（作者林慰胜系林世堂先生长女，已在宁波日报、宁波晚报等报刊发表文章 50 余篇。）

潮头拾贝

与谁醉

（外一首）

■（河南）半壁心空

端起李白的酒杯
倒映着唐朝的月光
十万个春天在寒风中长出来
微酣中，牵着李清照
面对细雨芭蕉梳妆

酒杯里，我把你还原成我想要的模样
远处的灯光，照亮心底那点事
此刻的我，由荒芜到空旷
朝前走去，一个人踉蹌一个夜晚

过了黄河，再渡长江
风在黑夜把花轿抬给谁家姑娘
没有你的路上，有我一人背井离乡
一首诗走得东倒西歪
只想离你近些，离爱近些

霸王别姬

四面楚歌，十里埋伏
最后时刻，交出江山、美人
然后拔剑出鞘，指向自己
身上的热血是殷红的
脚下的土地是殷红的

亲爱的虞姬，为了等你
我潜入京剧，等你再次将我温柔收割
等你三月的花瓣飞落我的舞台
在时光的河里，我们不再招摇，不再远离

下一个春天，桃花开的时候
我们从历史走出
改写那个哭泣两千年的故事
世上，再无《霸王别姬》

又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，又是一个情感缤纷的春天，快掌灯时分，我才有些恋恋不舍地走出靠业余写作打发时光的办公室，独自一人走在那条下班向晚孤冷的小路，没有人能听得见我发自内心暗暗的思忖和叹息。

一年又一年，在渐渐等老的光阴中，就这样送走春花秋月，拿捏一纸情感苍白，无法走出冬天冰冷的思绪。

蓦然回首，是 2000 年那场萧条冬雪，葬送了我和她短短 8 年无法缝合裂痕的那场婚姻。月色西风中，和那些拼命冲出围城的许多饮食男女一样，貌因性格不合使然，分离走出那间同床共枕的一簇月光小屋。没有过多怨恨，也哭不出太多的眼泪，过去了的零落碎片，只有风中打湿的那条花手帕作证。

此后，天各一方，她朝东我往西，我们在不同的赤道延伸各自的生活轨迹，都想找一个真命中的人。分手前夜，我俩坐在初恋曾经相约的那条对开板凳上，她要了一杯红色玫瑰茶，我喝着橙汁的桔黄，彼此目光渐渐移开，不再独独审视着对方。又过去了许多节令，是那一夜望月风铃摇醒了我的春梦，使我开心迎来了一次相亲。在远方姑爷的撮合下，那个雨露新荷的上午，一个出落的水灵灵的高中毕业生霞，走进了我的视野。女孩的母亲，带着她和姐姐、侄女一行大老远来到城区看我这个未来女婿。初次见面双方印象极好，特别是女孩白暂脸蛋，苗条身材，谈吐文雅，整个一个玉女的形象，一下抓住了我的心，就这样当场确定了这门婚事。

按照当地风俗，即刻张罗男女双方“过路、定亲、看日子”的喜庆之事，眼看婚期一天天逼近，相爱的人也满心欢喜沉浸在那浓情蜜意中，闺蜜的赵家也开始和李氏宗族一

昨夜那一场春雨之后，窗外的樱花全都开放了，灿若云霞，花香从窗隙里挤进来。吃完晚饭，突然想上山去走走，妈妈最近眩晕症犯了，总是恹恹的样子，食欲也不好，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摘点棠梨花回来做菜，也许对她有好处。

我们顺着公路朝郊外走，走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就看见满山遍野的棠梨花，雪白雪白的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满山花开，洁白无瑕，一眼望去，如雪的花瓣之美瞬间扑入视野。

我们找到一丛就开始摘花，妈妈说只能摘青而未开的花苞，才好吃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很容易，其实不然，花苞太小，每摘一簇都要将粘在上面的细碎树皮拿掉，那些细小的侧枝像尖利的刺，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。

山坳里还有一种结满了红果果的树，我们家乡称其为豆金娘，也有人说叫“救军粮”。这时节，豆金娘已经完全成熟，漫山遍野都是，一簇一簇地夹杂在雪白的棠梨花中间，红如火，灿烂夺目，如红宝石般耀眼。关于豆金娘，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，相传三国时期，诸葛亮有一次带兵南征，路过

低处月色薄如纸

■（黑龙江）霜扣儿

写一个无花之冬。写新旧诸念
在金玉与糟粕之间生锈
写烟云沧桑，多少过客化为老茧
初疼已不新鲜

低处月色薄如纸。旧书卷走道白
彼与此零散成残席
留与不留，都是不情之请

写一个她，替过去的人生放下楚河
替楚河放下激流与空樽
替激流注入逝水，她被空樽隐身

低处月色薄如纸。唯有眼神还在闪动
闪动着。仿佛渊潭的引子
遥远的离意又被深陷了一次

写一团白雾。写白雾后面
那个没有城墙的门
微光下，把自己缠出成旧事的人
是谁的伤心

清明祭母

■（四川）冉杰

点燃一根香烛
照亮长寿沟黑暗的小屋
母亲的咳嗽声
从一口干枯的圆井里
升 腾
化成雷音铺的一株青藤
生长在母亲遗像前
我的鞠躬仿佛四十八年前的

但愿春声与君眠

■（湖北）李勤

样憧憬儿女未来美好嫁娶的新生活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，闻讯的大舅妈，特大老远跑到我家，以女孩“好吃懒做”和“家庭不好”的名声种种为由，多方劝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坚决退掉这门亲事，一向顺从娘家的母亲，平时也一惯顺从母亲的我，在几度雄辩争吵中，还是没有执拗过母亲和舅妈三番五次的攻略，鬼使神差地退掉了这门业已张罗好的婚事。

自那后形单影只中，每每回望风中女孩哭泣的身影，每每交织女孩家为嫁女良苦准备的洞房花烛夜那一对罩灯，多少时光过去，我一直活在愧对她和她的家人阴影中，走不出那道风影凋落的乡村泥巴墙院，想着女孩曾那般对我的好，多少次在明月清风下面对耶稣的拷问，惴惴端出一个负心男人的请罪。

月黑的夜真的很漫长，不知谁的风向把我推到一座孤岛，从此一艘漂泊流浪的船儿在无边无际的海上游离、摇曳，不知何处是归岸。还是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认识了一位叫“水月”的离异女子，她是一位漂亮如水仙花的河南籍的青年女歌手，青春的气息，姣好的容貌，甜美的歌声，把我从沉溺的往事中带回浪漫现实，我俩相约一起谈星星、论彩云、看月亮，一起在迷人的街景中烛光晚宴，她住郑州，我在武汉，我们开始过着牛郎盼织女的生活，向往的日子也算甜蜜，本想这一次，在生活五彩缤纷的万花筒中，奢望她在风中实现对爱的承诺。

可最终知趣的云浪说，我这一次相遇的是带刺的玫瑰，她将挑出我双眼的痛。那一

山花烂漫摘花食

■（四川）彭万香

无量山时迷路，军粮耗尽，众人饥饿难当。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经当地人指点，蜀兵发现山崖上灌木林间摇曳着一串串鸡眼大小的果实，诸葛亮来到山野亲自采来一尝，味道不错，便传令官兵就地采食充饥。不几天，粮草运到，军威大振。后来，诸葛亮给这种不起眼的小红果子起了“救军粮”（又一说“逗军粮”）这个名字，后来因为它的颜色灿若金子，形似豆类，渐渐演化为“豆金娘”。小时候，家里穷，没有多余的钱买饰品和零食，小伙伴们就经常邀约着上山去采豆金娘，边摘边吃，湿中带点甜，每一次去总要将衣兜、裤兜全部装满才肯罢手，回到家，用针线一颗一颗地穿，穿得长长的，一圈一圈地绕在手上、脖子上，红红的，像真的宝石项链。

夕阳西下，微风轻拂，提着棠梨花和豆金娘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妈妈的脚步少有的轻盈，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……mi suo la mi sao, la suo mi dao

次再度恶语相向中，她说只愿做我梦中情人，丝毫没有嫁给我的意识。天呀，我只想找一个爱的归宿，找一个真心与我同床共枕的人，不想一天天扯着日子情感的困扰和纷争，也是因为一场吵醒的风，自然在这情殇回落的中原，和她举行了一场没有太多伤感离愁的告别仪式。

遭遇几次婚姻的不快，我对真爱渐渐失去了本已足够坚定执著的信心，逐渐把心事用在事业上，工作和写作成就了我填充寂寞和饥渴的梦想。在这期间，除了不时过问我一下的母亲，我几乎独自一人把女儿带大，漫长情感孤旅中，虽然有人陪伴我看过短暂的烟花，走过青青的校园，去亲赏喻珈山下的攀枝桂花，到飘过一片片椰子汁液的海，听不愿残败的瘦西风，直到举起那一轮苍茫海上遥遥相视的明月，终究未在母爱缝补残缺记忆的衣袖中，邀约一位庭前花树赏月人。

是呀，上帝最疼爱他的儿女，让他们的生命拥享、滋润和有所得，但世界也造就断手臂缺憾的维纳斯，我的爱情和婚姻也一直 在流离失所的月下漂泊，十八个情爱孤寂、困顿、颠簸的烟雨回潮的人生，我一直在等盼的日月中，猎守那座有形的山峰，在彩云 的春天和逐梦的太阳下，那般向往追寻蝴蝶的花影，亲爱的，你是我杨柳春风风摆塘每每回望、散发的春吗？

“春风瑟瑟窗花夜，夜梦依稀人消瘦”。我期盼缕缕晨风中续写新弦喜吹笛的阳光女士，不要忽略一个明月清风下孤傲写诗的小老头，因为仁慈大爱，他的心中一定会为你雪藏一个不眠的春，你来时爱的阳光正好铺洒，传颂福音的十字架下，和着天父的救免与救赎，就此啼唱一管心灵的笛歌吧，此真乃是但愿春声与君眠，瑟瑟春风动我怀，梦中春光待佳人。

ruai……愉快的歌声满天飞……”

回到家，妈妈忙不迭时地在锅里盛上水，将棠梨花倒进去煮几分钟，用小竹筲箐出来，反复淘洗，用清水漂着，过一会儿又去换一次水，说是这样能除去苦涩味。我们专心地穿豆金娘，一颗又一颗，红红的线，红红的串，像在连结无数美丽的希望与祝福……

阳光暖暖地照进来，几只早春的雏燕叽 叽喳喳地飞来，调皮地朝屋里张望着。这个早晨，妈妈一直在歌唱，胃口也特别好，边吃还边给我们介绍棠梨花的其他做法——炒腊肉、炒香肠、炒韭菜、烫火锅，露珠儿一边“啧啧啧”地夸棠梨花好吃，一边斜着眼睛瞟脖子上戴着的“红宝石”项链，那臭美的样子一点也不亚于年轻时的我。看着开心的一老一小，郁积在心里的那些担忧全都没有了，长长地舒出一口气，感觉一切都变得那么美。

又是一年山花烂漫时，河水淙淙，草儿青青；棠梨花已开遍山野等你来食；火红的豆金娘等你来把更美的故事延续，来吧，带上家人到山里来，让那清新的风抚慰心灵，带走烦恼和忧愁，积蓄力量又前行。

也生长得过于勤奋

父亲，你走着一条路
走过的模样，很曲折
有些像老家房顶的炊烟

父亲，你是我胸中的山
你是我眼前的路
小时候以为一辈子很长
于是不语，只顾低头走路

路还在，山却没在了
一路想说的某句话，也没有说
——父亲，你是个好人

——你是个好人
可你听不到

清明是一条回家烧香的路

■（安徽）胡振国

清明，是一条回家烧香的路
适合旧梦重温

回家烧香的人
绕开春天的明媚
点燃一炷香，飘成小小的炊烟
向内心深处的灰暗和悲凉走去

那里，落叶不烂
雪不融化
永远是冬季，连白天都会
诞生梦的地方

另一种方式的团圆。回忆里
充满心酸的幸福和温情
清明。逝者的春节

微小说

住在壳子里的人

■（四川）杨力

有一只猫，主人叫它草帽，这一天正在睡美容觉。突然它听见了声音，声音是从客厅的电视机传来的。草帽的主人是一位演员，此刻忘记关上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他主演的电视剧。草帽听到了主人熟悉的声音，连忙跳起来奔向客厅，遍寻一圈没见着，却看见主人被“关”在电视机里，草帽急了，绕着电视机寻了几圈，又看看屏幕，然后在屏幕上不停地挠。它想把主人从电视机里解救出来。

主人回来了，习惯性地走向酒柜，给自己倒上一杯。最近他一直很火，演出的几部电视剧都热播，网上网下都赞不绝口，他有些暗自得意，那种似有若无的飘忽感，在酒精的催化下越发舒坦。

这时，有些飘飘然的主人看到了电视机屏幕上的抓痕，特别是电视机壳子上的痕迹很深，正想发火，突然他从草帽的举动里看出了端倪，原来草帽一直在替他着急呢。

主人看着草帽，一下想到了小时候，那是很多年前，他家有了一台 14 寸的黑白电视机。还是小屁孩的他很好奇，以为电视机壳里住着很多很多的小人儿，不然怎么能表演那么多好看的节目。他常常使劲地往壳里面看，甚至悄悄从缝里塞进一截线绳，想把他们从里面解救出来。

多年后，他也变成住在电视机里面的小人儿了。可是知名度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，一方面却又让他禁不住飘飘然，迈向成功的同时，他也不不再是当初的“小人儿”了。当年他第一次当群众演员，拿了 100 块钱的片酬都欣喜若狂，而现在他不担挑角色，更挑片酬，当初“小人儿”的那份初心，在岁月的染缸里变味了。

现在，电视机壳子的抓痕不但醒目更惊心，一个演员再怎么受追捧，也不能脱离他最终是社会普通一员这个定位，金钱、名声这些虚无的东西如果过度追求，他就不再是当初那个受人欢迎的“小人儿”了，或许某一天，当草帽从电视上都认不出他，他还能让观众记住吗？

主人放下酒杯，把草帽抱在怀里，第一次觉得人与猫心灵是相通的。是的，所有的演员都不想从电视机里被解救出来，他们希望永远住在壳里面，用各种各样的“小人儿”，去诠释各式各样的人生，尽最大的努力，把温暖和幸福，稳稳地传递给所有的人。

启事

■（四川）张良

大年夜，富豪小区门口。
一个脸色苍白、目光呆滞、衣衫不整的女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审视公告栏，不时传来的鞭炮声、欢笑声似乎与她无关。
突然，她双目放光，浑身颤抖，右手反复抚摸着一张插有小狗图片的启事：“大家好！我有一只萨摩耶，昨天早上走丢……它对我很重要，看到此狗的朋友请第一时间与我联系，立即付酬金 10 万元。联系人：薄师仁，电话 13773181xxxx，x年x月x日”

看到了，她看到了，寻狗启事文字下面和狗狗合影的，正是她离家出走了五年的儿子！
她早年守寡，千辛万苦把儿拉扯大，满望老有所依。谁知儿子高中未毕业就撒下母亲独自闯江湖去了，招呼也不打一声。这一去竟然杳无音信，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发财了，也有人说他在非洲乞讨。她思儿心切，咬牙变卖了那点可怜的家产，踏上了寻子之路……

现在，儿子终于找到了！
也许是她太兴奋，用力得大了，无意中抹掉了这张寻狗启事，露出了下面一张微旧的寻人启事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张启事的署名居然也是薄师仁！她惊骇地看到寻人启事上写着：“何丽蓉，女，47 岁，四川人，身份证号码：510723……，于五年前走失，神经不正常。请识者第一时间与我联系，立即付酬金一万元……”

